

# LA CLEF “天堂”电影院

途经，巴黎第五区。

2019年10月20日，一众电影爱好者、导演、制片人、Squat 团体以及巴黎五区部分居民组成了一支数量超过150人的集体“La Clef Revival”，冲进道本顿街（Daubenton）34号一家名为“La Clef”的电影院实施民众占据以防止影院永久关闭，并于次日放映了美国导演Cinda Firestone Fox关于狱中权力斗争的纪录片《阿提卡》（Attica）。他们嘴里喊着“每晚向公众开放”的口号，在占领的最后三个月里，从早晨六点持续到寂静午夜，一如既往地放映电影，两年半的占领期间从未停歇。

好景不长。历经与建筑物业主进行的漫长法律诉讼程序，该Squat 团体于2022年3月1日受到驱逐，La Clef 电影院从此关闭。但此前狂热的氛围并未因此停息，“拯救La Clef”项目（La Clef Revival）持续发酵。该团体与法兰西岛储蓄银行（Caisse d'Épargne）以最终290万欧元的价格达成销售协议，La Clef 的众筹计划也由此重启。时至今日，该筹款仍在为最终6%的金额冲刺中。

该场声势浩大的影院拯救计划收到来自社会的积极反响与支持外，同样也惊动了影院创始人Claude Frank-Forter先生，他于1973年在巴黎第五区创立了La Clef 影院，并持续运营至1981年影院面临严重经济危机被迫收购之前。在给予该Squat 团体的感激信中，他提到悬浮于影院外墙的“钥匙”标志的含义，这是一种开放的态度，但同时也是一种对于限制的允许。而在本次采访中，La Clef 的成员们也向我们提到：“这把钥匙，代表了团体中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同样的权力与责任，这是一种精神，我们仍将延续的精神。”



La Clef Revival 成员在电影院外闲聊。



电影院关闭后，La Clef Revival 与 DOC 合作，在 DOC 的放映厅进行放映活动。



**Numéro：从法国媒体到第七艺术界的著名人士，包括美国导演 Martin Scorsese 也曾公开发文支持，这场“La Clef”拯救计划受到了广泛关注。作为一家电影院，La Clef 为何能够引起普遍共鸣？**

**La Clef：**这场拯救计划的影响确实远超预料。事实上，它最初只是一家当地社区电影院。为何会影响这么多人？我想，或多或少是因为它成为了当今许多电影院倒闭的征兆。Scorsese 在来信中说到，“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保存电影拷贝，可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们竟然需要拯救电影院。但如果连电影院都没有了，那电影业也就不复存在了。”我觉得这一点很打动人，因为这是保护电影院的一个象征。另外，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自由付费”。在巴黎，电影院的票价越来越贵，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但在 La Clef，自由付费即可入场，这意味着周边大学的很多学生也会来这里学习一些电影相关知识，尤其是在选片上的多元化，不仅有反殖民主义类型的电影，还有很多关于性少数群体权利的类型。

**的确，高质量的选片也是 La Clef 著名的原因之一。自 1973 年创立至今，La Clef 常以发掘新兴剧作家和导演、保持完整的独立性而闻名。请问这种“不服从”主流的放映安排是出于什么原因？**

其实很少有人提到，这部分原因背后与电影院历史有些联系。La Clef，其实是巴黎最后一家以联合性模式运营的电影院。“联合性”这个词，意味着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方式。因此，这首先是我们致力保护的理念所在。后来，这家影院陆续由一位来自撒哈拉以南的 Sarvi Panou 与名为“IMAGE S D’AILLEURS”的协会接管，他们不仅放映非洲电影，还放映南美以及那些放映机会极其有限的国家的电影。所以很明显，当到了我们接管这家影院时，仍然保持并坚守着这种理念，让那些上映机会较少的，甚至没有机会上映的电影得以呈现。

**这种安排是为了与大影院主导的传统模式抗争吗？能否与我们详细聊聊影院的放映程序？**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La Clef 是由集体管理的“联合性”影院，也就是说在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特定的人或一个部门去决定放映节目的权利。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属于集体一员，参加了排片会议，就可以选择出一部他想放映的电影；然后，大家教他如何与导演、版权方联系，组织活动等等。同时，我们也有禁止个人排片的规定，这样人们就不会排到自己或朋友的电影，以便增加遗珠数量。所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排片。这一点也吸引了许多电影节选择在这里举办，并在首次闭幕后继续在此排片。事实上，这一点恰恰与大影院完全相反。因为你不会因为一部电影已经上映，或者发行商向你施加压力要求你放映某部电影等干扰原因而排片。唯一的原因仅仅是有人发自内心地想要分享它。这是截然不同的，是一种完全反工业化的关系。

另外，在法国，文化领域其实会得到国家的很多补贴，但我们总是为此担惊受怕，因为政客们常常会说“我们给了你钱，你却向我们吐口水”。但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政府和机构，只是为了重新分配资金。我们可以做到真正独立、真正联合，同时也会尽可能提供保障，这样就不会受到来自经济或政治方面以及审查制度的影响。我想，这也是 Squat 运动的核心。这就回到了我们募集资金拯救 La Clef 项目的成立契机，只有业主拥有建筑所有权的情况下，才能保证不被驱逐、不被威胁转售或增加租金，以此拥有排片的最终决定权，实现真正独立。

**不可否认，实体影院的生存如今愈发艰难。作为仅存不多的独立影院之一，是否有思考过 La Clef 其他的生存模式？**

如我们所言，为何坚持集体管理，为何排片保持独立，我认为这不是一些在线平台所能做到的。这是一家参与式的影院，就像你来这里，却不只是为了单纯看电影一样。的确，很多人都说人们正在远离电影院，但 La Clef 让我们看到了

一种希望——在传统电影等级制度之外，组织一种观影方式的愿望是有效的。其他单独观影的模式，最终只会强化电影业内部的决定权以及垄断权。作为消费者的人们，只能从他们咀嚼后的清单中选择。La Clef 的成功，表明了以上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在我们这里，你有发言权。这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也是想要继续坚持的。

此外，在巴黎，人们一般不会轻易交谈，彼此间互不相识。这里可以提供一种类似 Squat 的氛围——观看电影，同时还可以聊天、逗留，结识新朋友，它是一个集体参与的地方。我们一起制作、分享、谈论电影，了解电影业，共同经营这一座影院。而这些，是在线或传统影院所无法给予回应的。

**是否有考虑过筹款失败的打算？La Clef 会迁往巴黎郊区继续存在吗？**

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住在郊区，离市中心很远，但现在都来到了 La Clef。相反，我们恰恰认为拥有一座城市中心的权利很重要。尤其是在十分昂贵的巴黎市中心，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个项目，说明在其他地方同样也可以实现。坐落在巴黎的中心地带，我也听过很多这里正在士绅化（Gentrified）的说法，但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几十年来，这里已经被绅士化了。但在 La Clef，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反士绅化。关于 La Clef 的战斗本就是一场斗争，它传达出一个相当强烈的讯息——反对投机，反对工业与电影业的运作方式，同时主张不要躲藏，不要当个好先生留在边缘地带，而是占据中心位置，全面发起这场充满着政治隐喻的斗争。

关于拯救计划的失败，我们从未考虑过。几个月前曾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但我依旧没有答案。因为我们大家都清楚地明白，这四年中有多少波折，有多么不容易，曾经很多次都以为这一切可能要结束了。但事实上今天，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在一起，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没有人去想做不到应该怎么办，因为我们不愿去想它。只有别无选择，才会全力以赴。

## DOC 幸存者栖息地

前往，巴黎第十九区。

2015年，近百名 Squat 艺术家“占领”了一所靠近巴黎环形公路波坦博士街（rue du docteur Potain）26号闲置已久的高中校园，为当代艺术家提供制作和发行空间的 DOC 协会也由此“非法”诞生。同时，巧合的是，在2019年占领 La Clef 影院的拯救行动中，DOC 同样参与其中。这也导致双方成员在电影领域形成了巧妙的交叉点。除电影专业成员外，团体中也不乏视觉艺术家、摄影师、铁艺工匠、作家、音乐家、珠宝商等多元领域创作者；同时，更是开设木材、金属、缝纫、丝网印刷等共计九个专业工作室。

严格意义上讲，DOC 其实并不属于传统范围内以提供膳宿为经营核心的居住式 Squat 团体，而是介于传统 Squat 与艺术驻留之间。众所周知，巴黎作为世界上房租高昂的城市之一，很多艺术家生活在一种极其不稳定的创作环境之中，加之此前法国通过的一项名为“Kasbarian”的法律规定，即擅自占屋者将被判处两年监禁，同时面临高达30000欧元的巨额罚款。而这也催生出 DOC 对于巴黎艺术家空间需求的关注，目前，该团体已成为巴黎市区法兰西岛最便宜的艺术师工作场所之一，且仍将继续将这一空间的共享权利保持下去。

在本次采访进行之时，有市政和地区机构报告称，DOC 于该校园的居留权不合法，并将于2025年终止，其后将被法国公共事业与社会住房公司 Paris Habitat 收购接管。而我们也向三位驻扎在 DOC 的艺术家（电影人 Théo Carrere、摄影师 Léa Mercier 和视觉艺术家 Kim Doan Quoc，以下简称为 TLK）求证此消息来源是否可靠以及 Squat 是否又将再度面临困境时，他们讲述到，“我们知道这件事，但目前还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总之，我认为 Squat 团体中的每个人可能与其占领的空间时刻保持着一种稍纵即逝的关系，即便投入大量精力，一夜之间仍旧可能化为乌有。”

**Numéro：作为巴黎著名的 Squat 团体之一，你们对待 Squat 的态度是什么？Squat 在你们的生命中代表什么？**

**TLK：**如你所见，巴黎曾经有许多 Squat，可很多现在已经关闭了，而且很多

# 114



成员 Théo Carrere 在后期制作集体空间里，墙上贴着 DOC 每年举办的大型电影节“FLIMM”的海报。

八位成员在 DOC 的屋顶：自上排左起：Laura Baquela, Théo Carrere, Bolon Sylla, Anna Perrin, Léa Mercier, Victor Guthmann。下排：Kim Doan Quoc, Thomas Tourtelier。



关闭的 Squat 实际上并不是艺术家的 Squat，而仅仅只是供人们栖息的地方。即便我们目前以较为低廉的价格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创作空间，但我认为，Squat 的本质其实还是住宿。我们受到了保护，是因为我们“入驻”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这也让我们得到了很多机构的尊重。如果说 DOC 与 Squat 的相同点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活动可能会被随时终止。即便我们被法国文化界甚至是第 19 区市政厅接纳了，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看似合法的地位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我是否可以认为 DOC 的运营模式其实更偏向于一种生存策略？**

可以这么认为，同时这也非常幸运。我们到达这里的同一时期，隔壁让·卡雷街（rue Jean Carré）的一栋空置的旧中学被难民占据了，但这栋楼很快便人满为患。于是，6 个月后，他们被驱逐了。显然，被驱逐的那些人比我们更需要空间，因为他们需要生存，而我们只是用来工作。但政客们选择了支持我们的运作方式，因为这是他们能够提高知名度的政策。这也让我们知道了这种方式是可行的。经常有人请求我们提供膳宿，但不幸的是，我们的能力真的有限，尝试几次后全部失败。巴黎有大量的空置公寓和不动产，能够充分利用它们真的很重要，但新法律的出台使得 Squat 的占据行动风险大幅增加，尤其是惩罚措施已经变成了两年监禁和 30000 欧元的罚款。DOC 能够幸免于难，简直是个奇迹，这得益于那个时机以及该地区存在的艺术创作优先的政治事项，某种程度上还有法国政府的惰性。但同时，我们在最开始就有意识地将那些有知名度的当代艺术家安置在大楼里，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如何看待巴黎 Squat 的消失？这种群体性创作的方式对市民文化甚至社会而言有何影响？**

这可能会让文化变得更加资产阶级化。当今时代的艺术在社会阶层的多样性方面存在严重短板，代表这一领域和出现在艺术画廊中的作品或艺术家总是处于同一社会阶层，而且往往观点相似。但在 Squat 中进行创作，不需要你毕业于某一著名艺术学校，也不需要你支付巴黎的昂贵房租，这意味着你可以减少部分为谋生而挣钱的工作时间，转而用于艺术实践。跳出个人视角，重新思考实践，对当代艺术而言十分重要。我不确定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类似 Squat 的东西，但如今的 Squat 似乎正逐渐被公社、社区、城镇等相关联的第三场所取代；当然，这些场所并非只有缺点，它们的问题在于，正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它们消失得很快。而我想说的是，融入一个地区需要时间，尽管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 8 年，但我们仍在努力与周围地区建立真正的联系，即便只是很微小的联系。

**你刚才提到“个体与空间时刻存在着一种稍纵即逝的关系”，请问从艺术创作者角度，如何看待这种可能随时会消失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又应当抱有一种怎样的心情？**

这非常个人化，每个艺术家应该都会有自己的思想状态。但事实上，对于那些在这里工作、生活的人来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一切，会随着这个地方的消失而消失，或许这只是我的个人理想主义罢了。但我仍然认为，这些奇特有力的生活记录，这些集体管理的经历，这种协同创作的心态将会输出到此后的每一个计划中去。